



讀書續錄卷之四 知聞喜縣事後學沈維藩校刊
大極涵萬象。體用一源也。萬象具太極。顯微無間也。
漢初文章猶是論事。所以近古。至司馬相如輩。詞賦
專尚華藻。文體變矣。

漢文帝天資恭儉。非由學力。

中庸戒慎恐懼。慎獨靜存。動察為仁之功也。正理所
見既明。則邪說不能惑。

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此理萬古不易。

天所賦為命。元亨利貞也。人所受為性。仁義禮智也。
天下古今萬理。不出性命。

程子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乾六爻皆然。其餘卦爻皆然。

奇陽之數。健陽之性。有數即有理。元不相離。偶陰亦然。

動心。忍性。則日新矣。

隨處有天理。順天理皆可樂也。

大木大原。無所見。茂矣。

大本太原。直是不可得而形容。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天何言哉。其理則至顯。

卦畫只是陰陽。而其理無窮。

陰陽中有理。理不外乎陰陽。精粗本末。無二致。觀太

極圖可見矣。

理氣物物皆然。

理氣之外。無一物。

惠迪吉。理也。

希夷陳氏曰。義皇始畫八卦。重為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觀其象而已。能如象焉。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及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傳。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謂易止於是。而不知有畫矣。觀希

夷之言如此。則卦象者其易之本與。易是氣道是理。隨時變易以從道。氣在是而理亦在是也。

如人之一動一靜。易也。動靜合理。即從道也。修辭以立誠。一言必須實。

多記駁雜之事。妨正理。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善幾之發見也。

天下古今只有一善而已。人不為善。何以為人。

妄念邪念息。則意自誠矣。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性一理也。

在造化為善。在人物為性。繼之者善。誠之源也。成之者性。誠斯立焉。

消息盈虛。大而天地之闔闢。小而日時之始終。皆一理也。

自太極生一奇一偶。加倍至六十四卦。便是易。伏羲元無文字。至文王繫彖。周公繫文。文王周公之易也。孔子十翼。孔子之易也。皆發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理而已。

天地間陰陽是自然之易。卦畫奇偶。不過模寫陰陽之象而已。故亦謂之易。卦之奇偶。法陰陽之奇偶而

畫天地之易。易書之易。同一陰陽而已。

自一奇一偶。漸次生滿六畫。是聖人作易之本源。後聖卦下繫之辭。亦謂之易。伏羲先天圖卦畫次序。方位是易。文王周公孔子之畫。乃易之辭也。

陰陽滾滾不已。造化人事。皆由此出。造化日新。人事亦日新。

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其別六十有四。即易也。伏羲之卦。因文王周公繫之辭。故曰周易。後天圖乃文王之圖。彖爻之辭。文王周公所繫。故謂之周易。遲速不尤。人只歸之天。

如先天圖。陰交於陰。陰交於陽。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是交易之易。朱子所謂交易為體也。自坤而復。以至於乾。自乾而巽。以至於坤。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寒往暑來。循環不已。是變易之易。朱子所謂變易為用也。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如此。

交易為體。以定位而言。變易為用。以流行而言。天地上下四方。定位也。晝夜寒暑往來。流行也。

交易為體。以定位而言。天地上下四方。見也。變易為用。以流行而言。晝夜寒暑往來。是也。陰陽奇偶。天地

之易卦畫奇偶。易書之易。天地之易。易書之易。曰一陰陽而已。

交易為體。以定位而言。天地上下四方是也。在圓圖上。即乾坤坎離之定位。變易為用。以流行而言。晝夜寒暑往來是也。在圓圖上。即卯酉子午之流行。

圓圖定位。流行之易。模寫天地間定位流行之易。於穆不已。於先天圖見之。

精是卦畫之理。蘊是卦畫之辭。就卦畫推出偏傍之理也。

如乾健。是卦德。象天是卦象。內外卦爻位是卦體。爻自外來是卦變。

先天圖。離卯為春。乾午為夏。坎酉為秋。復子為冬。坤為晦。復為朔。自坤之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月滿為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三十日。又為晦矣。卯離晝而旦。酉坎夜而昏。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莫不見於此圖。自復之息。至乾而盈。自巽之消。至坤而虛。復又息而至於乾而盈。巽又消而至於坤而虛。消息盈虛。皆氣之流行而理為之主也。

消生於極盈之時。息生於極虛之際。以是見亂生於治。治生於亂。其幾微矣。

如乾卦六陽爻而已。就乾上有天之理。四德之義。六爻有六龍潛見惕躍飛亢之義。凡彖爻文言之辭皆發明卦爻之理而已。餘卦皆然。故朱子曰。先天圖所該甚廣。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是也。

易之辭皆自易之卦畫中出。

學者舊習。語言出於鄙俚者。皆當絕去。必使一言無不正。所謂修辭立誠也。

陽息而盈。則陰消而虛。陰息而盈。則陽息而虛。

天之外無人物。人物之外無天。

天地人物渾合無間。一本故也。

息而盈。自無而有。消而虛。自有而無。

易言修辭立誠。乃為學第一功夫。

潛修不求人知。理當如此。

善即性也。為善即所以盡性也。為不善則失其性矣。性之一字。無所不包。當時時體認而力行之。孟子所謂左右逢其源者。即此性也。

性雖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然或心有不在。則不能體是性。而與之相違矣。故道雖不可離。而存養省察之

功不可間也。

孟子言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道之體用全具。古今天下之理不外乎此。

與人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惠及於人。所謂欲寡其過而未能者。吾老猶體之。

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萬物分明為一體。

五行有質有氣。有性有事。有味有色。有聲。天下萬物之理。皆不出五行。五行之氣循環無端。動靜無始。

知言則能知人。如持權衡以較輕重。錙銖不差。

莫大於理。天下之言合乎理者為是。不合乎理者為非。惟知言者能辨之。

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知言之至也。

濂洛閩閩諸儒之書。皆根據至理。而切於人生日用之實。

文章止論古今得失事体利害。而不根於天命人心之正。朱子所謂以文自立者也。

五行之質之氣之理。渾合無間。

文中子心在天下為甚公。但明德之功未至。遠欲新。

民失本末先後之序。如朱子所論是也。
董子曰。尊孔氏者。黜百家。若尊孔氏。又信百家。必不能真尊孔氏矣。

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如為聖人之學。則不為異端之學。苟無所不為。則其學雜矣。

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子。為學當謹守聖人之道。雖未至。是亦聖人之徒也。

孔子安仁。即天地之心也。

天下古今學術之邪正。義利之分而已。王者之心無私。如天地人得而知之。

待人極當。忠而不可欺。人我一致。欺人乃所以自欺也。

孔子去魯。不欲顯其君相之失。真天地之量也。不能動人。惟責己之誠。有未至。

朱子曰。氣至而生。即乾元也。是知坤元之氣。即乾元之氣。坤但順以承乾而已。

乾元亨利貞。而坤順承之。天地一理也。

乾元資始。氣之始也。坤元資生。形之始也。形雖賦於地。而氣實稟於天也。

朱子釋坤之初。扶陽抑陰之旨微矣。

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不但小人女子。夷狄從微以
至著。如人一念之惡。循習不已。必至於大惡。故大而
治天下國家。近而治一心一身。皆當謹之於微也。
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始之初六。惡幾也。
善幾不可不克。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此則公私
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實
治已治人之至要也。易為性命之源。理在氣中。

天理民彝。雖大無道之世。不能殄滅。如秦至無道。猶
有父子不得內息之禁。此天理民彝不能殄滅也。
自孟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程子朱子。雖已從祀

孔子廟。無謂宜更立廟於其鄉。世官其宗子。以主祀
事。畧如孔子闕里之儀。斯得崇德報功之意矣。

師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實萬世之大戒。自三
代以至後世。守其戒則治。違其戒則亂。見於載籍者
可考也。

五岳四瀆。五鎮四海。神號之正。本於宋儒之議論。其
立言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朱子論祀典之說。今用之過前代遠矣。

聖人為後世慮。無所不至。但人自不察耳。

見而知之者。聞而知之者。自堯舜至孟子。其人可考。

周程朱子。蓋亦神會心得。聞而知之者。

萬物皆氣之凝聚。而理亦賦焉。

靜坐默存。未發之中。萬化皆從此出。

自有靜時。自有動時。若當靜時。心亦馳於外。是不能立天下之大本矣。

立身常在禮義中。斯不為清議所必。

細思。理義出於天。至貴至重。外物世之所有。至賤至微。當常保其至重至貴。而不為賤而輕者。所移。幾近道矣。

履之上九。其旋元吉。人之所履。必周克而無欠缺。斯

應元吉之占。故人之履。行不可不慎。或謂乾九三言誠。坤六二言敬。先儒誠敬之學。起於此。乾九三言仁。坤六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變也。先儒論仁義之用。起於此。然誠敬仁義之名。書已言之矣。謂皆起於易。恐未然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萬物粲然而畢。陳者。皆陰麗於陽。其美外見者也。如坤之六三六五。皆陰麗於陽也。如花木之類。其中流行者。氣之陽也。其支幹花葉。美而外見者。陰也。此所謂陰麗於陽也。與陰麗於陽。乃形麗於氣也。

治大衆必有容。乃可。易曰：包蒙吉。

中庸序以天下之理。豈有加於此哉。此即精一執中也。中即天命之性也。天不之理。豈有出於天命之性哉。

萬物不出中者。以性上不可加一物。如龜山所云也。論老莊之失。程朱之言曲盡矣。

以世儒之論折衷於程朱之言。其是非一見而判然矣。

觀人之文章。即知其學術之邪正。孟子所謂知言也。不知言而讀天下之書。何以知其是非邪正哉。

物格知至。是明得天理盡也。

觀人與讀書。惟知言可以知其賢否是非。

孟子不尤臧倉。與孔子不尤公伯寮之意同。知言物格知至也。如此而觀天下之事。是非得失了然矣。

惟不知言。為異端惑。為小人罔。為俗學眩。知言皆無此失矣。

孔子述而不作。學聖賢之道。不述聖賢之言。而自立新奇之說。去道遠矣。

老子莊子不述前聖之言。自為新奇之說。所以為異端也。

濂洛閩閩之書。一日不可不讀。周程張朱之道。一日不可不尊。舍此而他學則非矣。

在人始有心之名。在天則渾然是理。理具於人心。乃可言心統性情。

天理在造化。繼之者善也。至成之者性。則天理在人。物矣。

心統性情。張子就人心說。心體無窮。故於性情無不統。

天道流行命也。命賦於人性也。性與心俱生者也。性體無為。人心有覺。故心統性情。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聖人所處愈高。則所見愈下矣。

立言不在乎艱深奇古。貴乎明理而已。如程朱之言。平易簡質。而理自明矣。

朱子曰。周子通書。近世道學之源。其言簡質如此。則務為閑衍華藻者。去道遠矣。

布帛菽粟之文。民生日用之常。一日不可缺。金膏水碧。空青丹砂之文。雖曰奇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亦何益於生人哉。

慮事周密。處心泰然。

讀書錄卷四
孔子自得之樂深。故視不義之富貴輕也。
聖人之心千變萬化。一以貫之。

孔顏之樂。其全盡天理者與。

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皆不出性分之外。

漢光武規模不及高祖者。以好吏事。如馬援所論也。
妄念生。不誠之源也。

左右逢其源。隨處皆此理。無窮盡。無方體。

山川草木。霜雪雨露之類。皆造化之醞釀。張子言之
詳矣。

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理與氣無
間。亦無息也。

天下之理。具於吾心。性無不同也。

雜博之學。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理學淵源無窮。

道學以五經四書為本。專用心於史學者。無自而入
道。

聞一君子。進則喜。好善之心。自不能已也。

宋景濂諸子。辨列周程於其後。非尊道學者也。失倫
次甚矣。周程聖賢。豈諸子之敢望乎。或者謂立言當
求先儒所未言者。夫以孔子之大聖。猶述而不作。况

後學不述古聖賢之言。而欲創立已說乎。

專心致志於仁義禮智之道。則不雜。離此即雜矣。

程子曰。始此不以道。際於終者多矣。如不擇賢。否非類相比。得不際於終乎。蓋世有其人。讀易至此。有合識之。

師以文章為教。弟子以文章為學。何以入聖人之道。近思錄宜熟讀。程子論未發之中處。當參看朱子中庸或問其餘。間有不同者。亦當參考。

道教盛於宋。道君林靈素後世踵其妄誕。求福不已。使果有可求之福。道若得之矣。

明道曰。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然則邪誕妖妄之說。彌漫充塞。自古如此矣。渾然一理。至大而粲然條理至密。

窮理盡性至命。學貫天人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一氣也。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氣無窮。理亦無窮。歧伯論地曰。大氣舉之則地有涯。氣無涯矣。雨水自天而降。人不異者見之熟也。况地下之天。獨不能為水而行於地中乎。

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生生之氣無窮。

肉羶而蟻聚。至微之物亦有知覺。性無不在可見矣。雲氣合而成雨。故雲散則雨止。地氣合而成水。地常凝聚。故水無窮。

孟子守得大綱定。遇事只以此應之。大綱者何。仁義禮智是也。

聖人之心。寂然不動。隨感而應。所謂神也。

見理熟。則處事易。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為也。天也。順乎天。則心自泰然矣。

性命之理。具於心。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者。熟也。

順理則裕。四字用之不盡。

程子論漢唐雜伯雜夷。斷盡其失。

事親奉祭未盡者。為臣奉職未盡。敬宗族疎戚未盡。

仁交友接人未盡。忠讀書行已未盡。誠此吾自少至

老。恒念有未盡也。

汲汲自修不及。何暇責人。不自修而責人。舍其田而

耘人之田也。

程子論盡之上九。高尚其事。有不同者。以人品而言

也。

易言貞吉。守正。未有不吉者。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仁者之事。即王者之事。

道學治道不可歧而為二。道學正所以推而為治道。孟子之後。知王伯之分者。董子。

漢宣帝亦自言。漢家本雜王伯為治。

春秋時有五伯之名。有楊朱異端之名。皆衰世之事也。

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朱子曰。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竊謂尊德性所以尊此理也。道問學所

以窮此理也。致廣大所以極此理之大也。盡精微所以盡此理之細也。极高明所以極此理之明。無不照道中庸。所以行此無過不及。平常之理。溫故而知新者。因溫尋此理。而有知新之益。敦厚以崇禮者。敦篤乎此理。而日謹其節文之詳。故此五句尊問致盡。其道溫故而知新。敦崇皆指吾所受於天之正理而言。人之動靜語默寤寐皆務也。人與天地之理氣混然無間。故天地為人之父母。而人當心父母之心。行父母之事也。天地為人之父母。故人知天地變化之道。則所行者

能述父母之事矣。通天地神明之德。則所存者能繼父母之志矣。

人心所具之性。即天地之理。人身所稟之氣。即天地之氣。故能致其性之中。則天地位。致其氣之和。則萬物育。

早作夜息。無非順陰陽自然之理。即所謂易也。

自思誠。不如古人。古人處大震懼。不少動其心。自思誠。不如古人。遠矣。

勇者不惧。誠亦難能。

交易變易。雖有体用之分。其實体即所以為用。而用不離體也。

周子曰。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程子曰。無妄之謂誠。周程相傳之學。可見。

道之大原。出於天。故聖人繼天立極。太極渾然。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實未嘗分也。但就萬物各有一太極而言。則似乎有分。然渾然者。則未嘗不統也。

太極不可分者。以理無不在也。

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

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矣乎蓋一即無
極之真靜虛陰動直陽即兩儀明木通火公金溥水
即四象朱子謂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
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
別無用力處矣

無極之真是性之全體靜虛為陰無極之真在陰中
動直為陽無極之真在陽中明木通火公金溥水無
極之真在五行中即圖之太極陰陽五行也靜虛陰
也而曰明通木火根於陰也動直陽也而曰公溥全
水根於陽也即圖之木火根於陰水金根於陽之理

人之息呼根於吸吸根於呼亦陰陽相根之理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即易之陰陽盛衰
之理也

周子曰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朱子言即周子之教
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學者當熟思
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愚按朱子之言
引而不發竊意天地間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莫過
於天命之性能深知其理而實體之於身則日用動
靜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而無一毫私欲之雜撓仰
不愧俯不作心廣體胖樂可知矣妄意如此書之以

侯來哲

周子頌子章。不言貴富為何事。其下師友章言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道德即天命之性也。恐孔顏之樂亦不過全天命之性而已。不責人。即心無疑。冰焦火之累。

孟子論孔子之仕止久速。皆踐履易之道也。卦畫陽奇而陰偶。天地鬼神之理。豈有出於陰陽之外哉。浩然之氣。即乾元坤元之氣。人資以為始為生者也。朱子曰。浩然之氣。乃天地之正氣。人得以生者。其斯之謂與。

孔子微服過宋。其自處雖裕。慮事則密。蕩滌私邪。存養心性。端謹容節。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然太極既無不在。果不可分也。

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中正仁義性也。性即人極也。萬物之生同一太極。此不可分也。因物物各具一太極。若有分耳。雖若有分而統體之太極。實未嘗分也。

聖賢之忠厚。不可當如明道之去分明。不容於時。猶

謂已學未至當時誠意不能動人其忠厚如此人自得者深則不慕乎外矣

朱子論宗廟之制宜為法

太極圖說在當時惟朱子盡得其妙其次張南軒而已

專用心於內則有進或出或入則有間矣

旅葵之書萬世當法

有本則應之無窮

老子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因應之謂也

聖人天理爛熟自無不樂

朱子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是所

歸太極也是則太極即性明矣

太極在陰中其體立太極在陽中其用行太極隨陰

陽而無不在果不分也

天地間理無縫隙實不可分

天之生物一本故理無不同

就萬物萬事上求實理格物致知之要也

天地生物之心元也人得之為仁

程子曰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不得讀易實語

書之要法也

神妙萬物之體。神妙萬物之用。即太極也。
統一氣而有動靜。故曰陰陽。

輕清之陽。雖升而為天。重濁之陰。雖降而為地。統一氣之升降耳。

上下四方曰宇。以充塞無窮而言。往古來今日宙。以流行不息而言。

天地間六一動一靜。而理為之主。萬化皆由是出。萬物皆由是生。

乾元坤元。萬化之源也。

堯之克明。俊德實萬世君天下之本。

天地之塞。天地之帥。人物得之。以為形性者也。

萬物二本。舉目可見。

安於義命。即泰然矣。

一性散為萬善。萬善原於一性。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也。

人有萬善。纖毫動作不可輕也。

克勤小物者。以善無不在。

程子取柳宗元封建論。其必有說矣。

賈誼疏中教太子法。宜為後世法。

柳子守原議。有關於世道。

伊川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以下為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

朱子章疏有本有末。有綱有目。當時不能行其一二。信乎用言之難也。

王安石作新法。以功利蠱君心。害天下。斷喪有宋之元氣。奸邪迭踵其跡。持紹述之說。以媒進。至於板蕩而後已。此天下後世之所共知。劉將孫猶謂朱子未必左。元祐右君實。予不知其為何說也。

王道備於大學之書。

孔子曰。居上不寬。大抵居上以寬為本。太狹則難為。

其下矣。

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以有一物必有一理而言。謂之則。以秉執此常理而言。謂之秉彝。以是理之美得於心而言。謂之懿德。則也。彝也。德也。皆理也。理即道也。故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

周子言勢之輕重。朱子以秦漢之事明之。其意深矣。萬物皆自天地之塞之帥來。所謂一理也。至散而為萬物。則殊分矣。

事以義為者。則事無不正。以利為者。事雖至猶未免。

出於利心

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王道仁政皆自此出。有一夫之不獲其所。聖人之心為之戚然不寧。

聖人惟言求仁。仁則萬事出於正。不仁則萬事出於不正。

司馬遷論儒博而寡要。第按自不識其要。要者何。天命之性。是也。

歷代史學議論之卑。不知王道為何物。至宋道學君子。王道始明。

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明。

孟子言人無四端。非人也。人無四端。則靡所不為。而入於禽獸矣。

四端雖並說。然必有惻隱之心。斯有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此仁所以統四德也。

前代史載異端駁雜怪誕之說。不足以立教。適足以惑人。

讀書吾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

讀書續錄卷之四

讀書續錄卷之四

三

